

輟

耨

述

刻輟耜述序

太史公譚虞卿著書以自見於
後世嗟嗟是貴於著作矣述奚
為尼父云述而不作則無述又
為君子病故春秋述魯史之舊
史記述尚書左氏國語之文後
世讀其書者無不抵掌嘆賞大

都薦紳士大夫進則經綸退則
著述自非閱覽博物曷以臻此
輟輟述者大叅津南陳公歸田
作也大叅公性篤學疆識其歷
容臺荆蘆間靡嘗釋卷所著有
蓬窗日錄錦水遊梁蒞荆巴黔
蘆滄晉陽聚遠樓諸集皆根極

理趣周浹人情既已稱誦于世
矣及其棄官清隱嗜學如書生
無昕夕寒燠時時誦讀有得即
起書之已而成輯名曰輟耰述
中所載者皆古今事變足資多
識釋偈詩譚足理性情倭虜鹽
政足裨世務閎廓深遠其文雅

馴靡浪語也余素與大叅公善
適大叅公子邦范奉是書于余
余取而讀之曰是恢恢乎學識
其大者夫大叅公以明經績學
豈不能自有所創而直云述大
叅公之意蓋可想已其以輟耋
名者余以伊尹應湯聘則堯舜

君民耕莘野則誦讀以樂堯舜
之道輟耰之意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余於是固多大叅公之能
述且以多其子之善述父志也
命梓以行于世

萬曆十一年癸未歲仲秋吉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前南京刑部尚
書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長
樂文峯陳瑞撰

輟耰述序

陳子坐自山右入義黠見敵廬荆榛茫茫蓬蓬
然真駒支所云豺狼所嗥狐狸所居者無已則僑
寓會然時展讀於心遠地偏之室每逶迤文峰義
水心神飛越無已又入東鄉遵石鐸訪屏山鉏犁
棘矜于麻溪葛嶺之墟而于于而睢睢耕也讀也
時漫事者中書若松滋侯麥光先生每輟耰必及
之見獵喜心狂奴故態不能自卻也客曰若憊矣
勞而無功胡為讀胡為耕老已至自取辱也陳子

輟然曰有是哉夫耕也者驗吾所讀也吾則述吾
耕讀也者考諸所耕也吾則述吾讀如此而山林
如此而城市如此而耨如此而輟頻頻循循不覺
滿徑童子請曰曷標之為輟耨述俟其盈筍篋一
舉而焚之使耕者讀者皆不知其所以然他日田
畷野叟嗤之曰老而無述不亦可乎陳子曰然
歲在萬曆伍年丁丑六月之八日甲子夢宜耘叟
陳全之書于西屏耕寓之春及堂

輟耨述卷之一

閩夢宜耘史陳全之粹仲甫輯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醜其光也醉雪
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
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
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茗資其清也
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
飲之人矣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宏袁問曰賢家君在太丘
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

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簡文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

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已暮。師曠曰：何不
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
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陳矯、李弼謂陳登曰：遠近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
元達。博聞強記，竒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
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

吳佑父恢為南海令欲殺青簡寫經佑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誇王陽以衣囊傲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寇豹與謝觀以詞藻相尚謂觀曰君作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死有父老來弔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出

晉中行丈子出已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丈子曰不可吾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此人遺我以玉環是順我過求容於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於人也奚而可舍嗇夫果收丈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唐宣宗微時邂逅為僧至黃蘗寺與黃蘗禪師同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嶽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可見也

晉公臨薨以平淮西所賜玉帶却進口占奏狀曰內

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聞者嘆其不亂

潘師正居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

夫江山一也其感於人為悲為喜為憂為懼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宕橫集此喪已之同塗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持情者必反觀焉

惟不貪生故能長生若以其厚生乃所以傷生也老

子云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

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真達者之言

雉鷄類鴈鶩類鳧鴨類鷄鶩鶩可得常食雉雞鳧鶩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毋務多業記問之言毋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此語似稱停太過然借聖人之言謹於人事如此孰非安分盡心之發見乎

李泌少有大志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上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王嘉佑王禹偁元之子也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吾子意何如嘉曰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大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魁天下至深識遠慮世所不逮也予在南

宮日久每閱時事讀此未嘗不三嘆

夏寅曰此生不學此日間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
識者以為名言

明道先生為御史秉行神宗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
臣拾遺補闕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
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體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范文正公少時作蝥賊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絲青黃
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倘嘗窮乏滋味。故得蝥

之妙處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勸止之質曰昔有異人與
吾君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張子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
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
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今之時吾有隱憂焉其勢已成
壅壓其毒必至蔓延堅冰之戒寧不深長慮耶

鳳皇稱來而不稱生猶玄鳥至風鴉來皆以氣之感
召也

凡蟲皆向北惟蝗向南故曰蝗蝻

氣有餘便是火不足為虛有餘為火病字從丙言火也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正是氣逆氣滯之故

怒不遷過不貳顏子之心所存者神也怨是用希夷齊之心所過者化也

生之者衆為之者疾勤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儉也此所謂理財用人者用之以理財也

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專尚文辭偶乖程式雖力學不免擯棄苟合矩度偶末學俯拾科甲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不言行業范文正公曰明君在上當使

人以行業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歸諸天也
豈國家之美事哉

先王發政網罟四寸取之必滿尺當時魚驚咸遂其
生今繒以網魚大如指咸罾焉何魚之不幸漁者之
不仁也漁者曰此何足怪古者取民什一後世則大
半矣古者役民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
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為經費矣然則
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

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
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其

無割得乎

歐陽公曰佛氏畏死故言無生老氏貪生故言不死
漢陳龜嘗有言三辰不軌擢士為相四夷不恭拔卒
為將此何等時而遽遷貴臣耶

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樂
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
以增悶少陵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
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
遇之時異耳

劉高尚處士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

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為名言。周少隱為之傳曰。此佛菩薩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言語文章所能者哉。劉高尚農家子。未嘗讀書。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

光武澤沱水。合李廣射石沒羽。丁蘭刻木為母刺之。有血。皆是精神所至。所謂志壹則動氣也。

江濶無風。浪自生。可以醒管家無厭者之夢。隨他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者之藥。來多去多。枉受奔波。來少去少。省些煩惱。可以為困乏無求者之慰。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
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
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
瞻

程伊川語其兄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
見呂晦對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江州刺史劉柳薦鴈門處士周續之曰清真貞素思
學鉤深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
與琴書共遠留受丹弁誠著李桃若升之宰府必鼎
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允緝減文不智失在降賢

言偃得人功因升士

齊張充字延符與王儉書曰充介然之志峭聳霜崖
確乎之情峰橫海岸長羣魚鳥畢景松阿若夫桂蘭
綺靡叢雜山出松栢陰森相繚澗側至於飛竿釣渚
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
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
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
立朝之剛正下筆為畫得之者自應生敬况其字画

之工哉東坡先生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為論畫作詩之法也

廡道季云廡顏闡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

岳武穆受命與臨敵之時必集偏裨坐論制勝之道行伍中有一言可取必進而訊之此虛心納善之德亦以觀儔衆之志氣也此其百戰百勝與自用自專

者不同

張紘巖憂國耿耿而議者以為狂謫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墨杖二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道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馬用彼窮通自有命枉道希世徒失所守此顏師魯之言也觀其歷官所至有惠政立朝盡言無所撓可謂不負所言

許國吳潛字毅夫號履齋宋理宗時人觀文殿學士太師魏國公諡正肅以忤賈似道踈斥遠方死之日

有詩云生在湖州新市鎮死在循州貢院中一場雜劇也好笑來時無物去時空公之樂天知命何其達也視彼貪生畏死者大不侔矣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臣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樓神之域吾何恨哉

漢雋載耳孫玄孫之子也耳音仍爾雅云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仍與耳聲相近蓋

通號也

幼子情樂嬉遊拘之讀書作課寫字雖是欲精其藝實則收其放心令不厭倦也為父師者之意是收放心其藝未嘗不精若以精藝為教則心日放而不覺矣

謹始之教無往不在拜冬氣之始拜年歲之始叅朔月之始晨興必揖日之始生日一人之始冠成人之始婚為夫為父之始人能敬身終如其始則知先聖制禮之仁

應世之務有伶俐處却成糊塗有糊塗處却成伶俐

此竄武子愚之不可及也明辨曰知包容曰愚武子用意深厚歟

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王審郢曰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者賞于祖不用命者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

陳搏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放晚年侈飾過度遂喪清節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過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不可

治公曰平生無黨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唐肅宗賜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潮州守治聲赫然士民肖像祠于學宮伯子不悅除浙東庾節辭先聖禮畢取像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而行予誦此詩未嘗不自恨也昔年守荆去任之長蘆監利尹王纘宗寄到江隄生祠碑

記乃邑人大叅鄭重威所撰今在隄上及在蘆四載
癸亥冬殘至晉蘆人又寄到德政碑十幅乃秦華峰
宗伯所撰予既離任無由毀禁後李紹庭劾章及之
方悔無路仆碑毀祠而受此頌言雖然亦問諸吾心
求無負而已行止非人所能也

高皇帝大誥頒行鄉飲以為移風易俗之本言則古
昔稱先王上至府縣下至鄉都 勅令奉行惟謹或
者昧於風化一切委之諸生因循苟簡遂致賢愚不
辨齒德無分其於賓主百拜王道易易不知何說也
往年閩人鄭瑒守寧波歲鄉飲必選諸列邑中齒德

南齊書 卷五十一
尊者為實特以定海陳端禮先生為之陳固介特者
也僅一行次年禮雖有加陳堅不赴若鄭可謂知體
而陳信非泛然芻豢者矣

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皆自逸於林泉而世
弗得見且弗聞也

宋楊誠齋月下傳杯賦詩胸次不讓李翰林每池上
對月袖手朗吟數遍呼童取藜藿盞傾蘭溪鬱金香
引滿咽之不知清風明月與我之為三也

朱晦翁詩云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
俱非但說山林是高蹈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叅軍求去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遂慰薦之

唐莊宗賜降龍大師誠惠書云誠惠驚顛名流難園上哲精守護鷲之戒弘宣住鴈之談潛括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性苑意花不染於情田自隱跡靈峯棲心勝地泛慈舟而拯溺持慧炬以引迷五百龍神皆降懿德一萬聖衆盡繼玄蹤為法雨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

劉巨容破黃巢於荆門或勸之乘勢窮追賊可盡也

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事寧則棄之或更
加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賊勢由是大振此雖
悍夫跋扈之言然司政者所當察漢唐季世可鑒耳
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
舌為筆一以筆為舌以舌為筆曾魯是也以筆為舌
宋濂是也

種竹多用辰日山谷所謂竹須辰日斫筍看上番成
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是也非此時移之不活五月十三日古人所謂竹迷
日栽竹多盛茂或陰雨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然又

不特此者晏元獻詩云萋萋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
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此數詩可試用之余好竹錄
此以栽驗又云五六月時簪笋已成竹新根未行之
時可移之忌火日西風忌脚踏只用槌打則次年便
出笋種須向陽又云種竹無時雨後便移多留宿土
記取南枝諺云東家種竹西家種地

地理家羅經中穴用針井水則沉河水則浮塘水則
呆流水則活逆流取水則針跳順流取水則針安針
有八法可以知地中之物皆氣使之然也知羅經針
必子午之故乃可語一氣流行旋轉而分陰陽

龍穴河水只是用情情之所在穴乃歸焉河護而水滋之自不能已然不定其形亦不得其情也

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郎中時方議征交趾行司取永樂間兵甲餽糧之數公密將文卷置於臥床承塵堂上索之至再不與至撻死吏一人亦不顧事遂已逾年尚書余子俊訊曰安南文卷尋之不見何也公曰文卷存耳尚書駭曰朝廷索之甚急而乃不進實吏死地何為公曰與其一吏死孰若千萬人死乎尚書起拜曰吾子器識非老夫所及他日可量乎

劉忠宣公逆瑾構害謫戍甘肅主衛者操練教場公

則雞鳴荷戈而往諸官皆勸公尊重公曰吾職也所
居蕭然無僕御有司為買婢侍及召還婢者遣婦仍
女子舍如逆旅正德間王晉溪公瓊亦戍甘肅則衛
官守門有司亦買婢以侍召還公悉携之以歸今生
子矣所處不同或各有說未可以軒輊議之

成化間羅一峰公倫劾奏李文達公賢遭喪在位貶
泉州提舉市舶逾年人或以文潞公薦唐質肅公事
為言公曰吾委不能學文潞公

孫右軍璉已後後主題銘後十字曰秋風動竹烟
火驚波幾人推徑何處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齊太子表劉孝陵。遵曰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辨博。玄黃成采。文該四始。學遍九流。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銳。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徃之傷。信非虛說。談時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沈彬年八十。近居阜上有大樹。可數拱。常暗其處。謂家人曰。吾死可塋於此。既塋。穴其處。乃古塚。見一石。

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碑篆文曰佳城今已
開雖開不堊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熊博兵部尚書秘之子也為建州刺史寓居建陽乘
舟江上見山崖崩啣處有棺將墜有銘曰筮卦吉龜
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
被沙閣五百年遇熊博博感嘆為移塋他里

宋學士瀛作王冕傳冕諸暨人北游燕都館秦不花
家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也。不滿十年此中旅鬼
遊矣何以仕為既歸越復言天下將亂乃携妻孥隱
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

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畜魚千餘頭結茅三
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
不使人觀更深人寂挑燈朗誦撫卷曰吾未即死持
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風日佳時賦詩千
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善畫梅以繒
幅短長為得米之差史官曰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
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白玉合成使人
心膽澄徹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
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人予甚疑其人訪之即
冕也冕真怪民我馬不羸音羸駕不足以見其竒才冕

亦類是矣夫

學士林部齋銘高漫士先生之墓曰吳航山川蜿蜒
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噓雲山含川嚙乾文
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鐫鳴琚珩拱趨他人憂憂已獨
于于上追李杜高岑為徒画船烟埃石經玄圃精聚
神交睫無今古三絕何資一官而旅春夢芸臺晚心
棋豎龍門其居棲曰禔宇落月綺裘清風玉塵鴻儀
冥冥蜉羽楚楚其神天游而蛻茲土

長松明乃古松下根味極苦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
人兼解諸虫毒釋普明病風眉髮俱隨抹服此不旬

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州士人多以長松人參甘
艸乾山藥為湯殊佳

葉文莊盛誌興化知府岳正之墓曰君平生性剛而
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人有古豪傑之風議石曹二
猾勢張將來不靖人以為迂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
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
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以故
愛君者雖多卒不能昧夫嫉君者之屢也君無子兄
端率其猶子其長號乞銘予作銘慰君地下銘曰古
者李其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弗

繫乎此

宋王邁勸糶歌君不見漢州長者李君發荒年作粥
救饑渴三十餘年辦背心幾千萬人得存活玉皇有
籍注姓名寅仲其孫應夢生魁魁堂堂官閣學簪纓
世代轉光榮又不見饒州富民段念八聚粟數倉逞
豪猾歲增高價計錐刀不顧鄉間人餓殺天公震怒
呼六丁白晝霹靂飛雷霆斧碎其軀火其廩人不能
禍天有刑此邦菜色盈田野富民閉糶何為者滿室
貯錢不輸捨留與窟郎騎大馬郡人頂禮杜尚書乞
糶鄰邦林里閭仁人為善不徼福天道福善影響如

我憂郊外人無飯願君為李不為段為李受福段受
殃不用勸君君自斷

吳簡言嘗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
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閑唇脰流盡巴江洗
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為謝
明日解纜一瞬數十里

有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
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
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一水接藍色千峰削玉青

張拙秀才因叅石霜石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
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
明寂照徧河沙幾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有人問夜坐。心念紛飛。攝伏之方何如。國清師曰夜
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
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
在。又能究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
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

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
怡然。此乃還原之要道也。

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此乃志勤禪師證明之言
也。師因見桃花悟道。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傾心法瑫禪師紹宗風之
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咸澤禪師曰。幽澗泉清高
峰月白。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
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適時過看
水看山。實暢情。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

去何處水竹居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卷三五樹
孤峰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
順落得清閑一味高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
重關白禪師上堂之言也

千江同一月萬里盡逢春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画橈引得老翁把不
住也來船上助歌謳此德山托鉢之偈余戊寅端午
偶在義溪溪雲閣見鬪舟者競進橋上士子頑童羣
然噪煽兩腋不停用力無益喜心難戢豈但助歌謳

哉殊可笑也

從來打鼓弄琵琶
須是相逢兩會家
佩玉鳴鑾歌舞罷
門前依舊夕陽斜
此言可為鍾鳴漏盡者之醒心
雲蘿秀處清陰合
巖樹高低翠瑣深

遊菴珠禪師上堂
玉露垂青草
金風動白蘋
一聲寒雁叫喚起未醒人

日照孤峰翠
月臨溪水寒
此丹霞禪師上堂之言

善權智禪師上堂
明月高懸未照前
雪眉人凭玉闌干
夜深雨過風雷息
客散雲樓酒碗乾

山花開似錦
澗水湛如藍

洞山微禪師上堂言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蜂妙得空玉印半夜崑崙戴雪行

問捲簾當白晝石霜曰提過淨瓶來又問如何是移榻對青山石霜曰却安舊處着

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水天影交碧松竹聲相寒贊師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圍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誦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是何等景象

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
林下道人出相看情共悅此若冲覺海之言曰此猶
是建化門中事未是道人分上事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
寺每日鍾聲送夕陽此雲峰璿禪師上堂之言

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閑鴉過遠村

李翱刺史叅藥山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
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餅何等
自在自得太史有言古今富貴皆磨滅惟凋儻之人

稱焉

清暇來叅一指禪禪房深在白雲邊樹迷山色渾成
雨溪接波光遠帶烟石畔尚留煨芋火林間時汲煮
茶泉老僧相伴尋詩去滿抱松風興灑然此蘓鉅白
崇梵詩也

始從芳艸去又逐落花回此景岑禪師遊山之句也
首座和尚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

錢鏐論僧貫休改一劍霜寒十四州為四十州乃可
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聞雲孤鶴何天不可
飛遂去而之蜀

山中何所有領上多舊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此陶弘景隱居華陽所賦之詩也若僧芝庵結屋山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則又不以雲為怡悅耳

陽明先生補裴公休序圓覺經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羅漢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如來也

有僧因人欲攘其山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詩云方丈前頭桂艸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鞋底從來潤

未必骷髏就此埋可爲解闢之法

越僧索画於沈石田先生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
面青山画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
石田欣然画其詩意僧亦高人也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
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
焉試辨之

深山一室枕殘書落葉門前未掃除客至幸逢餅粟
滿地偏况對逕花踈道情靜夜談能似人事頻年力
不如此去春風知幾地相傳惟俟暮江魚少年多少

結交行向晚誰憐弟與兄桐水風煙經幾歲雲津燈
火共三更亡羊自悔曾多事聽蟻從今欲息爭君得
臯比休撤早舊來安定有諸生○日日桐臯思對君
不堪風雨阻論文欲因來使遙相問可似心如水與
雲道是人心雲水如舊來茅塞苦難除試看一卷中
庸義古聖能忘戒懼無石蓮洞裏自藏春又嘆匡牀
少一人欲慰寸心憑片紙爲言立雪是誰頻此羅念
菴詩也可謂見道之言非遊戲墨翰者比矣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磧羅可汗
建庭於雖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曷山謂之

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
注唐音云二庭未詳何以注為

方氣虛云七言律詩晚唐人無之凡學詩五言律可
晚唐如七言律不可不老杜也

陳子昂才高於沈佺期宋之問惟杜審言可相對雖
以感遇詩名其實尤工律

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然學古詩必本蘇武李陵
學律詩必本子昂審言輩老杜之詩所自特出其才
高氣勁耳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

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
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義有孟之古而
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纏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
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
也夫

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
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
以此例之百家可知也

或曰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入而參以岑參
之壯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問之整

怒氣號聲送海門
州人傳自子胥魂
天排雲陣千家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勢與月輪齊
朔望信如壺漏報
晨昏吳已越
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
遠村米元章詠
潮詩書既道勁詩亦雄壯
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蓋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艸青青萬里餘
邊城落日動寒墟
情知海上三年別
不寄雲中一鴈書
集所不載

一池荷葉衣無盡
數畝松花食有餘
剛被世人知住處
又移茆屋入深居
此唐人詩也
余无黃叔明画此
詩意并篆此詩画
上隱者廉潔之風
宛然可掬恨不

載見臨之耳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遠柴門種來松樹高於
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詩何等幽雅

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
隱近來魚課又難饒釣翁本實榮辱於度外今則反
為多事之人又云任是青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
徭山翁本逃世避地者今則又為催科之苦逸人隱
士亦足粧點太平故孫一元太白詩云道人占斷南
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滿隣烟火
是漁家巖頭老檜占風雨石上昌陽閱歲華粧點太

平還著我襪鞢桐帽送生涯無復漁課征徭之云耳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著用事果切無
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
朝冠步澁頻扶白玉欄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
不勝寒饑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
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
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
閒話頭

陶宣德少保林莊敏公聰初為給事中言謫國子
學正嘗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雪弄餘寒棧

樸歌來興未闌 聖世誰云輕冷職非材元不稱言
官囊雲香煖圖書靜鑪篆煙消午漏殘自笑此身宜
懶散敝冠塵土不須彈

清風堂

二十家小說廣客談載福州鄭性之丞相府

清風堂石階墀上有眠屍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
蓋鄭宋末暮年登科尋躋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
德魁輔之坊鄭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
其居民為逼抑者遂自殺清風堂階下余游閩中親
至其堂取水喫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豪所
據子孫不絕如綫客談此說殊不然余少聞丞相鄭

性之微時貧甚因赴省試內子至庖司市豬肉治饌
濡毫庖人妻與肉一斤夫歸詈之云窮秀才何處還
銀妻遂逼取肉時肉已烝于鑊手浙而去鄭後登第
躋相位報斯小忿令執庖丁彼急奔避此巷人遂呼
曰急避巷竟窮治而殺之清風堂石迹有及見者今
屋基已更易數主所謂清風堂湮沒失其處耳嘉靖
丙申福州府太守慎齋胡公正其名曰吉庇巷今境
土神仍曰耆德魁輔坊之神流風相傳與客談大異
乃云家人奪業逼抑自殺未必如此之乖謬或訛以
傳訛至於如是寧非鄭之子孫衰微不能白其祖先

之事耶皆未可知也

靖康之難侍郎李若水被拘囚衣帶中詩曰胡馬南
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
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甘與衆人違私
情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後祁門王一元謁
公祠有詩云寫罷豐碑欲莫芻黃風四起暗平蕪罵
胡指日聲猶在抱帝呼天泣未枯三鎮輕蠲貽國辱
一河不守致公俘忠魂耿耿無由瞑千載令人憾莫
須

輟稷述卷之一

輟履述卷之二

閩夢宜耘叟陳全之粹什甫輯

秦封松為大夫陳封石三品後李誠之詠松云半依
崑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
時曾作大夫官 荆公詠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
周謨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
與謀

陸士規題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
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秦檜
吟賞甚久

朱獻靖公喬年刻苦為詩咏笋云春風吹起箨龍兒
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
差前人有詠笋曰急忙食着不可遲一夜南風變成
竹白樂天亦云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朱翁乃點
化如此精巧

李義父咏飛鳥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
如許樹不借一枝稊太宗曰我當全樹借汝豈惜一
枝耶

羅隱自號江東生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見之
譏隱未第隱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

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雪爪星眸眾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

網未肯平原淺草飛此高越越之作燕人舉進士文價藹

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知其意而去

金野仙休寧人為奉新尉狂肆罷官常曰使吾為物

外仙難矣若塵中仙人拔生度死可庶幾也趙師夔

為郡一日開宴喜雪野仙造之坐中出填字韻詩即

賦云昨夜姮娥弄玉織也應指月作花鈿為嬾梅影

太清瘦幾片飛來踈處填

景祐五年廷試以鯤化為鵬詩呂濟林云千尋離海

嶠一息過天池議者謂此詩自第一人

鄭所南題寒菊禦寒不藉冰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
忠義之發於詩章如此

伍喬張洎友善張為翰林學士伍為歙州通判作詩
寄張戒僕伺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宴僚于近郊歡
甚僕即投詩云不知何處好銷憂公退携壺即上樓
執事久恭侯伯慕夢魂長往帝玉州黃山向晚盈軒
翠黯水含青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
城遊張得詩動容久之為言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
判吏部流內銓

崔鉉元畧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
上鷹令詠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條人滉曰此兒可謂
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父居廊廟三擁節麾封
魏國公云

謝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
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過望夫山君看湘水祠
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
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迴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此劉夢得
金陵懷古詩也白樂天韋楚客元微之皆為之罷唱
鄭谷在袁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
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下拜
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
以是補之

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
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莎烟艸石城秋此李山甫

上元懷古詩也我

太祖高皇帝每誦此詩歎賞以為後世鑒戒

韋莊有詠南國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各逐興亡在
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
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事竟伯圖何物在石麒麟
沒卧秋風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筍笠
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
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
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

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山戴
笠圖天順二年戊寅武昌陳容菴譙画小幅一則東
坡一則山谷甚不俗可玩馮海粟題東坡學士笠屐
像歌云東坡道士僂耳訕田峻徃徃坐爭席孰黎子
雲久莫逆堤沙數步為爾出中途豈料逢點滴竹鷄
滑滑揮灑疾河橋冠蓋無處覓老農家具姑副急瘴
僑何異廊廟烏箬頂幽躡亦妙劇前赤壁後赤壁玉
堂茆屋等瞬息海南海北共眠食流行坎止隨所適
天一笠地雙屐風不能飄雨不濕更一幅乃黃山谷
老人自題像云或問魯直似不以汝似與不似是何

等語前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後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此一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為牛子因以渡河而澈源底一以我為馬子因以日千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二幅子得之京城中

韓蘄王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閑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

總是閑自古英雄都如夢為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
邁衰殘髻髮滄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
恐癡迷誤了賢

元黃慎成三山九日詩九日南州尚滯留高風寒雁
獨登樓自憐白髮難為客欲買黃花恐負秋南國美
人鸚鵡賦北庭公子鸚鵡裘不愁大地風霜苦更擬
吹笙過十洲斜窓拗明月曲巷勒回風此皆神語非
一時杜撰能成者

陳輔之曰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味此詩真與梅傳神也若野薔薇叢生散漫烏得

踈影橫斜也哉

智孜吟四皓詩云因秦生白髮為漢出青山

陳補龍巖人隱居溪南賦詩自娛有云大不手持卿
相印小無人擁使君符門前溪水綠如染好把一竿
秋釣鱸揚珂長泰人自號竹溪不仕以吟咏自娛有
明月詩云明月欺人醉不知夜深偷入讀書帷好將
松戶牢關鎖留取清光莫放歸

湯莘叟字起莘宣化人有馬上吟云宿雨洗山新綠
嫩曉風吹杏淺紅乾沙頭路暖日欲上行客揚鞭不
覺難晚年自述云葛巾簪下無多髮茅舍門前有好

山

不見平川杜伯原社烟村靄自朝昏徵君故宅遙相
問去國微言竟莫存世亂冠裳終草莽年深鄉井少
兒孫清江碧嶂愁看汝夜雨寒燈夢掩門此傳丁戊
汝舟吊武夷寓賢清碧道人杜本作也杜本自是賢
豪逸人丁戊此作惋惜尊慕辭意俱至

劉子翬出郭呈張守出郭藍輿載酒隨林邊蕭寺赴
幽期雲依石度遙看久路遶田分欲去疑落日悲風
滄海外黃花翠竹晚秋時憑誰一寫登臨勝為報壺

山太守知

蔡襄遊西門上溪尋溪因過上溪遊雨後溪渾水亂
流因傍隄松卻飛蓋為聞山鳥輟鳴騶平田穉稔青
雲合滿屋芭蕉碧玉抽開濟無功須早去故時瓜隴
有通侯

岳太守正鳳皇山登高南來作牧近三秋碌碌何曾
展一籌不是滿簔禾稻熟敢因佳節出郊遊悄悄幽
懷幾日開須知一快在登臺白雲堆裏傳朱轂遲爾
可人來不來周瑩和岳太守韻秀擁巖巒畫開望
中佳境舊樓臺山門我已非生客去歲題糕今又來
明林聰遊香林寺一逕入幽林香風散鳥音逢僧時

車考之
說偈坐石獨鳴琴翠擁層巒合流分曲澗深與闌
路杳處處暮蟬吟

林仲嘉福清人題長溪之虎谿曰山闊青連海溪長
綠遠城規模唐故郡絃誦魯諸生又曰白日經簷短
風霜吹客衣梅稍驚歲晚河際有春歸其所作多類此
鍾明德為邵京實題巫頂飛雲詩云白雲飛去山色
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今古山亦無語雲
無心有人詣廬占巫頂白石支頭臥雲影清宵雲起
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水暖鳧鷖行哺子谿深桃李臥開花此鄭文寶題綠

野堂詩也歐陽脩謂不減王摩詰杜少陵惜無全集耳

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此黃公度之詩
僧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
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含無限之
意寓無窮之感虞學士集滕王閣詩云危樓百尺倚
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雲翠遠疑江樹小落霞飛送
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
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

傅子丁戊擬築宛在堂招高石門隱君云城外西湖

烟霧光孤山宛在水中央門開獨樹懸青磴逕繞千
花上碧堂蘭艇桂橈操自穩筠房荷榻臥偏長秋波
不隔尋真路乘興須君到隱鄉

門掩黃昏添綠苔那堪踪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
噪幽徑艸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遠
樓臺繁巷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此金完顏
亮過汝陰之詩余讀亮前後所作桀驚唐突與汝陰
作不同或彼一時士人題壁而傳者誤錄為彼筆也
決非亮詞

吳夢舍字與弼詠莢詩一首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

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
其居安自得之氣象可見矣

宋徽宗善繪事其画一扇濃淡卓絕康與之書一絕
于上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
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鴻溝稜道萬夫雄雲夢何消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
鼎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
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楊誠齋題
韓信廟詩也音節悲壯余謂結句未稱予讀孟氏集
淮陰侯祠殿宇深開古樹林祠門高扁漢淮陰涼風

入幕吹遺像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所恨鳴
蟬六月有遺音扁舟却羨鷗夷子萬里烟波不可尋
何等悲壯有脫手去處

余讀海叟集其十五首云白日生東海倏忽隨崦嵫
皓月方滿盈斯湏亦已虧淮陰有竒功赫赫在一時
焉知束縛去還為兒女欺天道每如此人事安足悲
獨羨鷗夷子輕舟去江湄

余庚子秋在高洋林中表家看一小画云抱膝看山
山亦低近山似與膝相齊周遭一望乾坤裏日自東
生月自西八十翁江夏吳偉画并題其神氣可愛今

已失矣

有題子陵釣臺詩云千仞樓臺天削成釣魚人去暮
雲平我來欲問桐江水東漢以前無此清又有題鳴
琴畫軸云膝上橫琴玉一枝此音惟有此心知夜深
斷送鶴先睡彈到空山月落時其悠揚蒼潤千古佳
句竟不知何人也

陳石齋贈梁古谷先生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
長公餘詩不少排日兩三章古谷名文冠字華卿廣
東順德人

周文通詠樵溪渡詩蘆荻花殘一雨晴寒江晚渡有

蘇補述
舟橫帆移浦口琉璃滑棹入波心翡翠明日暮恍如
天上過月明還似鏡中行蓬窓穩坐詩情愜颯颯秋
風兩鬢生

袁轂知邵武軍在任清介嘗有詩云滄浪不須濯纓
上本無塵其自負之定蓋素然也

溪山臺榭無常主能遊者即是主人予每春季秋仲
買小舟與一二同志緩棹溪行但遇諸公別墅必携
客登焉藉艸枕流看花題竹興盡而返旬日復來如
或蒼苔粘屐齒白雲鎖松關則呼童取酒對酌嘯咏
移時彼屋後青山門前流水墻頭槐蔭與夫蟬韻鳥

聲豈地之所能斬哉王子猷訪竹不問主人剡溪不見戴安道真高人也

悠悠天地間何物勝身閒。睡鴨依新草。晴雲戀碧山。春因無世態。花故慰衰顏。誰識幽居意。松蘿獨閉關。陳四樓彥充閒居詩也

精舍傷雲關。逸名在此間。花邊浮綠蟻。屋角見青山。蕉鹿總成夢。機權輸却閑。君心如澗草。不共蕙蘿攀。此陳四樓題東山小隱詩也。當與前首並讀。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以工部侍郎乞骸骨。真宗賜坐寵詔。留俟秋涼。還荆南。吳泚贈行詩曰。浴殿冬

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有李翰詩最奇清朝納
祿稱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

楊侍郎徽之以能詩聞太宗寫其句於御屏江行云
犬吠竹籬沽酒客。宦隨苔岫洗衣僧。舟行云新霜染
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
桐葉雨聲寒僧舍云偶題岩石雲生擎閣繞庭松露
濕衣上太宗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

青州布衣張在題老栢院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
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

為文潞公誦之公甚惜其不傳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父隨母嫁長山朱氏後擢第仕
宦四十年晚鎮青西望故居百餘里以詩寄鄉人曰
長白一寒儒榮登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三麥雨隨車
鼓吹前迎道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郎君胄送韋港判官詩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關
與張文昌薊北旅思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是
一意否耶

何蓑衣先生淮陽胸山人結艸為衣掩蔽下體蓬頭
跣足畧無受用有詩云為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

車第之
只披蓑勞人會得蓑衣意一路相將入大羅又曰五
雲樓閣在烟霞萬里崔嵬是我家莫道太平無一事
自然平地有丹砂又曰寥寥香散綠沉風野地清閑
到處逢買得四窓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又曰滿
眼紅雲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漢
我更顛狂笑殺人其餘語句可書者甚多

黃通字介夫邵武人能詩有為元夕燈詩云誰將萬
斛金蓮子撒得皇都一夜開通曰詞語未壯因自作
云秦樓一二玉梯橫紫府千門夜不扃疑是嫦娥弄
春色彩雲移下一天星其雅俊如此

黃慎成邵武人隱居不仕築室城南曰南田精舍有
寫懷詩曰白日不停馭頽波竟東馳忽忽年華改念
此將安歸我欲驅車行太行路噉噓我欲駕方舟滄
海無津涯豈不願行邁出門慎所之有田南山下可
以供盛筵有廬在中田可以譚書詩上探羲皇際下
及商周時賢聖尚淪落微生何足疑懷哉羨陽子千
載以為期

翠微深處隱禪居秬隔紅塵二里餘徑竹潤添新雨
後澗松陰轉早涼初忘機靜向蒲團坐得句頓將柿
葉書最是山中無箇事清風一榻小窓虛此上官祐

詩也

釋無方題北固詩云大山千丈青岩崑長江萬古鋪
瑤瑤銀河倒影落天墜海門日日来春潮偉哉孫劉
輩壯志摩雲霄只今英雄遺草木秋霜肅殺寒不凋
朱闌仄上橫斗杓烟巒直下明金焦黃鶴山空杜鵑
老鴛鴦渚冷芙蓉嬌人間笑傲輸漁樵萬歲頌千秋
橋月明尚有人吹簫月明尚有人吹簫其清楚流麗
之音雖絲管不能過矣

古今詠明妃曲多矣近世宋陽山則云敢謂君恩薄
還憐妾命窮寄語明天子毋勞殺画工陳四樓則看

何緣化作隨陽鳥再得嚙蘆入漢宮白樂天則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我愛西溪好披雲屢徃來一川烟景合三面画屏開薄俗無商隱清時有逸才近巖多隙地松竹更須栽此王旭題西溪詩也

方惟深字子通隱居不仕以詩知名吟古栢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灰塵又舟下建溪詩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

人王荆公甚喜方惟深詩如客帆收浦月黃昏野店
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舟猶有去年痕至
書之座右錢正老曰近時士夫中蹈鼎鑊臨白刃而
不回者除是方子通以詩稱之蓋末事耳嘗與飲酒
曰借令老兄立朝剛風勁氣足以聳動朝廷非一句
撞倒牆亦是老兄做得子通大咲曰論立朝則吾豈
敢非一句撞倒牆亦誠有此也

臨川王文安公英題戴文進山水云長空浮雲斂遠
壑微雨收數峰出天畔蒼翠逼斗牛崢嶸並五老竒
險踰羅浮崖傾路欲斷樹暗溪自流度橋者何人於

此長遨遊看山足幽賞將去還遲留我欲往從之未
能賦歸休浩然發清唱對此心悠悠

泰和王文端公直題李在山水云吾聞李在作畫頗
自珍平生不肖輕與人陳君叔剛乃得此筆意所到
如有神諸山遠勢來崑崙倚天拔地高嶙峋秋深氣
肅煙靄淨喜見黛色常清新巍巍梵宮不受塵誰其
居者遠與旻老僧行脚恣登歷芒屨踏破莓苔茵蒼
然古木雨露均松杉檜栢連栝栳明堂清廟惜未用
歲久裂盡蛟龍鱗巉岩怪石熊虎噴溪水蕩沃波翻
翻涵雲蒼霧杳莫極萬里下注扶桑津林間幽人葛

天民閉門不出甘隱淪詩書萬卷日在眼自有至樂
寧憂貧度橋有客故等倫抱琴而來循澗濱呼兒掃
徑欲迎客語雖未接心相親名山勝境稱八閩茲圖
貌出殊逼真山中豈無隱君子抱道欲試無由申只
今 天子聖且仁應須早作觀國賓願君致之獻
關下勿使坎壈纏其身

台郡王文通公一窻題謝廷循山水云羣峰何巒屹
積雪迷近遠雲開玉岫高凍合清溪淺招提半空外
樓閣參差見有客方度橋携童策來蹇道術不可尋
綠磯幾迴轉詩思浩無涯高情未能展何處是知音

深林隔重巘

姑蘇張益題胡大年山水云羣山重疊滄江上暮雨
將來墨雲漲江村遠近總模糊百里雷聲翻巨浪漁
翁泊舟能早歸飛雨已濕青蓑衣林昏那復辨天色
徑黑應難認竹扉人間有此風波惡身不出門心即
樂慎勿貪游名利場請看斯圖當自覺

白玉蟾瓊州人常於黎母山中遇神人授洞玄雷法
後居武夷山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
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宋嘉定中詔徵赴闕
對御稱旨命管太乙官一日不知所往後往來名山

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唐德宗制誥闕人帝曰與韓翊時有同姓名中書具二人同進帝書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末批云與此韓翊

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
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
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
與君元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爲人知而詩亦有味雖
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

陳白沙先生唱道東南頗自尊重有吾閩吳鏘仲和
嘗舉進士宰揭陽偶流寇陷治謫南海衛幕往叩之
適送一閩帥出遂投刺焉意其為衛幕也竟拒之吳
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鳥山中獨自呼欲
向白沙問真處魯人曾笑宋人愚復見壁間懸一漁

翁矚網圖乃題其上云扁舟一葉抵天涯罷釣歸來
矚晚霞莫道水村兒女拙也曾梳洗挿金花書畢遂
去白沙讀詩悵恨不已追之不及

瀟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特清終
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詩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
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惟行媚竈之計唐僧白雲
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
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
蓄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客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文云烹魚得書
譬况言之耳非真烹也

夏正夫公云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
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此可以書諸紳

狀江南鮑昉詩云江南孟春天荇葉大如錢白雪裝
梅梗青袍似葑田謝良輔云江南仲春天細雨浥如
煙絲為文昌柳布作石門泉嚴雅云江南季春天萼
葉細如弦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舩賈滄云江南孟
夏天慈竹笋如編蜃氣為樓閣蛙聲作管絃樊洵云

江南仲夏天時雨下如川盧橘垂金彈甘蕉吐白蓮
范汀云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震袈裟
作水田鄭槩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似瓊素腕慚新
藕殘粧妬晚蓮沈仲昌云江南仲秋天鱗鼻大如船
雷似樟亭浪首為界石錢劉蕃云江南季秋天粟熟
大如拳楓葉紅霞岸蘆花白浪天謝良輔云江南孟
冬天荻穗軟如綿綠綃芭蕉烈黃金橘柚懸呂渭云
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海將鹽作雪山用火畊田
丘丹云江南季冬天江蟹大如鯁湖水龍為鏡鑪風
氣作煙右唐詩紀事所載蓋摘奇於諸作中為聚錄

於此江南之勝槩亦備矣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
楊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十友十二客宋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茶蘼
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
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
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貴客梅清客
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
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

一士人有女及笄更不置一物其人善画止作寒素
齊眉圖一幅題一詩手攜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
幾見鬪奢華金屋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
奩賣與別人家可謂識時知幾矣

顧味厓鼎臣末第詩云姊妹年來各有家錦屏繡褥
鬪奢華自憐薄命難為侶歸去床頭學繡花托物比
興得實耳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曰人間無處不
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
起清風

成化丁酉之冬無雪 上憂厯給事中馬中錫疏劾

巨璫尚路李榮聲勢相倚朝紳依附 上得疏凡一

應斜封墨敕人員俱從罷黜次日遂大雪大學士楊

守陳作詩紀事馬公次韻曰一冬氛氣暖重重年盡

冰花馭朔風官道白從今日始羣山青減舊時濃自

緣 明主回天意不獨貧民兆歲豐我亦有樓高百

尺曉來登眺快元龍誰啓瓊樓十二重亂飄瑤屑下

天風萬家農事占年稔四郭山光失曉濃郢曲調高

慚下里瀕橋思苦入新豐世間醉眼休驚怪不是長

空戰玉龍時外戚萬二侍寵橫為公劾其罪 上怒

杖之未幾再劾萬二時內寵方嬖疏留中不出復再
劾并及內寵時政闕失復杖之公志益勁因和其同
官韓貫道詩曰朱顏未信妾凋零忍淚看花坐一庭
五嫂賣羹前日富三郎醉酒幾時醒數竒蛇足翻成
拙寵去蛾眉画不青寄語主人休打鴨鴛鴦池上恐
難聽一時膾炙人口天下想望其丰采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部署言計曉事謫延安
士林偉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 朝廷政令新小臣
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 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
沙畔白鷗閑待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

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用李時中贈
唐子方韻送之八千里外未為遠三十名成始是難
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
盡溝壑無田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
詔君還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
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住
輕輕語爹正脩書去嶺南可謂善曉人者

汝昂嘗以諸生預執事太守唐公珣喪內將致斂見
亡者目不瞑乞諸僚屬各賦輓章為諭鄭即援筆云

夫人美德玉無瑕四十年来髮未華何事不瞑雙眼
淚恐教兒子着蘆花書畢目遂瞑矣唐大慟稽首稱
謝待以殊禮焉

泰和郭清狂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
氣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煙花
笑我狂金鳳劈瓜供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楊
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絕倡歎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画送之
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
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袖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袖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
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以爲華而不實秀而無用
之戒宋王文康公詩也公之事業可見矣

建昌張兩山方伯恩歸自嶺南與樂平朱肅川大尹
文選聯舟倡和過清灣兩山吟云輕篙短棹下清灣
一抹嵐光四座環水底有天天映水山前多樹樹連

山忘機野鳥高應下臥暖沙鷗去復還却笑烟波江
上客越南江北路間關朱和云浩歌一曲下溪灣仰
嘆流光似轉環縱我酒豪拼歲月逼人詩債為江山
嬾飛鳧鳥天邊去却架仙槎海上還歸到故園深絕
處草堂長借白雲關兩山嘆服初兩山嘗寓白沙驛
聞武廟北巡作詩曰龍馭奔胡戰膽寒男兒此去
負衣冠半生犬馬心無補幾夜風波夢未安愁極黃
沙千里外望窮紅日五雲端綱常一束無人任都說
中原宇宙寬

羅一峰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為之畫策者學士陳文

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
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
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
為道羅倫已復官

庶吉士鄒公智星變抗章斥宦官下獄其寫懷曰人
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
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
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有一人與一士人園相近百計取之而不可得一日
書一契送之云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

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脩禊公非
晉樵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
年身既得詩不敢受園即日還之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
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
為身後之悔也

林見素公征西成功隨乞休致蓋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李空同寄以詩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
滿眼急江漢再歸遲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
豹虎亂公也惜鷗機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

向來優起詔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
獨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

李東陽為首相有士人投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
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
啼

慈恩寺繼曉所居也馬東田中錫嘗過之詩曰碧眼
胡僧勢絕倫中華盤據已根深大官飽饋中牢肉常
侍親頒內帑金不見渡江能折葦祇聞持鉢誑吞針
微臣蟻虱天門遠感此空懷報國心又曰少年抱璞
老亡羊與俗浮沉亦可傷十有九旬常結舌百無一

事敢剛腸賈生此日惟應哭阮籍當時豈是狂仁馬
獨歸蕭寺掩冷雲寒日下西廊讀者傷之

趙汝愚題鼓山寺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
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翁摘
詩中天風海濤字題石人不知其為趙公詩也嚴次
山有水龍吟題於壁云飈車飛上蓬萊不須更跨琴
高鯉剗然長嘯天風傾洞雲濤無際我欲乘桴從茲
浮海約任翁起辨虹竿千丈轄鈎五十親點對連鰲
餌○誰榜佳名空翠紫陽仙去騎箕尾銀鈎鉄畫龍
翻鳳翥留人間世更憶東山一曲霑襟淚到而今幸

有高亭遺愛寓甘棠意。此詞前段言江山景後段紫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趙公也趙詩朱字嚴詞可謂三絕

夏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森寒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韓侂胄宴南園有人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迎春黃胖韓顧族子判院賦詩即承命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子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袖作

僧問達觀穎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以青

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
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碑云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云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
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蒼滿地
客遊三月草侵天

德山禪師拈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顧侍
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

輟耒述卷之二